

## 第十四回 美少年軍中合巹 老駝婆閣下陳情

話說孟婆幸虧賈節度留在營中，陪伴小姐，得全性命。他說道：「近日賈老爺要將小姐招贅卞參軍，小姐心上不從，吩咐老身細細勸解。就那參軍，才貌無雙，與小姐十分相稱，叫他不必推阻。我想連小姐性命，也是賈老爺救的，不然亂軍中，小姐今不知怎樣下落？他一片好心，何必苦苦執拗，不免向前勸他一番。」見了小姐，說道：「老爺吩咐我對小姐說，他軍中只有小姐一身在此，他常要各營察點，照管不便，鄺老爺急忙又不知下落，知如今只得從權。有一位卞參軍，年貌廝稱，文武全才，意思將他人贅。昨日與小姐說，你未曾承應，叫老身勸你，成就了罷。」小姐聞聽，落淚道：「媽媽，奴家一身漂泊，感荷賈公收養，他的言語，豈敢執拗？只是我至親爹娘，不知散失何所，那有這般閒心招贅女婿？況且六禮未成，又無媒灼，因此心上未免躊躇。」孟婆道：「此是百年好事，不消躊躇。賈老爺也說來，他與老相公如同胞兄弟，看待小姐，就是自己親生一般。因為女婿甚佳，不可錯此機會，斷不肯誤你終身大事。他一力主婚，就是媒灼了，小姐，你依老身說，從下了罷。」小姐道：「媽媽，既如此說，也只得憑賈老爺主張罷。」孟婆道：「如此就回覆賈老爺去。但老身是個殘病人，又是單身，明日合巹之夕，不便進來，到後日看你罷。待我回覆去也。」小姐道：「孟媽媽去了，但奴家心事，一則不忍背著爹媽自行婚配，二則那軸《春容》上的人兒，從今也要割斷了，再無相見之期。煙緣既注定在此，如何那幅畫錯在奴家處？」

奴家題得箋，怎麼燕子又銜與霍郎？有此兩樁奇事，如今都成畫餅，不免取出畫來，再看一看。」看夠多時，不覺傷感說道：「霍郎，霍郎！若要相逢，除非來世；《春容》、《春容》，奴家今日與你別過，再不得展玩了。」正是：慢說今生緣已盡，還圖再結後生緣。

到了次日，賈老爺吩咐：「吉時已到，喚僮相快來贊禮，請小姐與卞參軍成親。但還有一件，今日是個吉時，吩咐那駝婆，他是單身，又且殘疾人，權且迴避迴避。」左右應聲：「曉得。」喚到僮相簪花披紅，唱起禮來。二人出來，拜過天地，又交拜了。賈老爺吩咐，送入洞房。合巹以後，高懸蠟燭，夫婦坐定。霍生見小姐容顏，失了一驚。呀！分明是雲娘！不覺隨口問道：「小姐莫非是華」剛說到此，忙住了口。背身說道：「不可造次，豈有雲娘在這裡的理！若是他，不該如此害羞起來，但容貌恰似。」又仔細一窺，慌道：「險些認錯了！」

雲娘腮上有桃紅一瓣的，這卻沒有。我記得那醫婆說，鄺府小姐與雲娘一樣，那曉得又露出這位賈小姐來，是第三個了。」

這鄺小姐也偷眼看那參軍，說道：「卞郎似曾日日會熟的一樣。」想了想，說：「是了！那畫中穿紅衫的，像他不過。但那人名喚都梁，並非卞姓。」正自猜想，霍生道：「夜深了，小姐，我與你就枕罷。」正是：花燭青油輝幕裡，燈前相見是耶非。

他二人一夜光景，曲盡魚水之歡，這且不表。

卻說祿山平定，人漸安寧。以前考試，尚未開榜。忽聞今日揭曉，這些報喜人，俱在禮部前等候。只見背榜官行來，不多一時，高懸上面，就看抄寫名次的嚷道：「第一甲第一名鮮於佶陝西扶風人。原來狀元中在此處，好去扶風會館中報去。」

孩子們，錄條在此。」疾忙前去。那知鮮於佶因兵馬擾亂，離了姚店舊寓，移在扶風會館來，問得禮部，今日五更頭出榜，他盼望道：「怎麼此時還沒些影兒？你聽這樹上喜鵲兒，叫得好不有意思。」忽見眾報人跑來問：「那是鮮於相公？」鮮生問道：「中在何處？」報人道：「是頭名狀元。」鮮生喜歡道：「快拿錄條來。」眾報人呈上。鮮於佶見是真實，說：「你們共來飲杯喜酒，賞錢決不肯輕的。」又有一起人捧著冠帶，見了鮮生，叩下頭去，說：「我們是迎鮮於狀元赴瓊林宴的。」

鮮生道：「你們起來領賞，隨我赴宴去也。」且把這鮮於佶，改號作弊，中了狀元，竟認成自己應得的，不覺歡天喜地，權且按下不表。

卻說鄺小姐成親後，倒有些慍色，說道：「奴家自蒙賈公收養，待若親生，又為擇得佳婿，但是不在爹媽膝前，合巹之夕，終是淒涼。今日只得勉強向妝台梳洗則個。你看這幾日眉痕間轉覺消瘦，奴家細看卞郎面貌，宛然是畫上郎君，但那人姓霍，卻不姓卞。我欲將舊日家門明白說與他，只是才做夫妻，說話尚有些害怯。」那知霍生也背地說道：「小生細看新娘子面孔，宛然與華行雲無二，昨夜燈下險些錯說出來。難道天下有這等相像的？曾記得那醫婆說道：「鄺家小姐也像雲娘。只怕就像，只是略略帶幾分兒，那裡有賈小姐這般，一色辨不出的？」見了飛雲，說：「娘子，你在此處梳洗了。」飛雲道：「正是。」因而坐下敘談。再說孟婆昨宵迴避，今早出來，說道：「昨夜小姐成親，老身原說過的，吉辰躲過，不曾到洞房裡去。聽說招贅的這位卞參軍，果然人物齊整，郎才女貌，賈老爺心上甚是喜歡，今日想無妨礙了，不免到小姐房中看看。」

進門見了新郎，大驚叫道：「你是霍相公！好沒道理，這是小姐洞房裡，你怎麼擅自撞將進來，在此勾勾答答的，成甚麼規矩？倘那卞參軍見了，不當穩便！」推著霍生說：「不是兒戲，快出去！快出去！」飛雲小姐也驚訝道：「媽媽，這就是卞參軍，怎麼叫他是霍相公？」孟婆道：「小姐，老身不差的，這就是霍都梁。請我看過病的。霍相公，我為你一幅詩箋，吃了許多苦，你不曉得！」小姐道：「這也奇了！既是霍郎，如何又姓卞呢？」霍生笑道：「小生果是霍都梁，改這名姓，有個緣故，待慢慢的說。」小姐道：「我不信！若是霍都梁，媽媽，是你說的，奴家有一幅詞箋，燕子銜去的，是他拾得，如今在那裡？」霍生道：「小生收詩箋一幅，果是燕子銜來的，卻是那鄺飛雲題的，與娘子無干。」取出箋來遞與小姐說：「這是鄺小姐題的，請細看來。」孟婆道：「霍相公，還做夢裡！這就是鄺小姐，叫做飛雲，那裡又有個鄺小姐？」霍生道：「他是賈老爺女兒，怎麼平白姓起鄺來？」飛雲笑而不言。少遲一遲，說：「媽媽，你細細說與他罷。」孟婆道：「亂軍中，把小姐認為己女的。」霍生道：「啐！我真個做夢了，娘子原來是賈公收養的，活活一個鄺飛雲在此，卻怎麼還把你來朝思暮想？娘子，小生有一幅春容畫錯送到你處，如今可在麼？」小姐將畫取出，說：「現在這裡，且把那改姓名的緣故，請郎君細細說與奴聽。」霍生遂將畫春容拾燕箋說了一遍。小姐道：「這卻是前半截話。奴家不明白改卞姓的緣故，請將說來。」

霍生又將托孟婆拿詩換《春容》，不知何人走漏消息，賴我私通關節，被番子訛詐，幾遭羅網，所以改姓逃避。娘子，你也把題箋的事情，說與我聽。」飛雲也把題畫失箋的景象，說了一遍。二人前後說得明白，分外親熱。霍生囑托道：「娘子，媽，你在洞房外邊，且不妥說出我是霍相公，仍喚作卞參軍才覺穩便。」孟婆道：「這個曉得。」這事惟他三人明白，後事且聽下回分解。

